

作品语言陌生化与语文教学

臧胜楠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文教学中语言文字的教学至关重要。教师利用教材中的语言陌生化语句,通过替换、还原、增加、减少等方法进行对比教学,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文意,而且能培养学生个性化的写作手法,全面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

关键词:语言文字;陌生化;阅读教学;写作教学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3)02-0181-04

“语言陌生化”作为语言表达与鉴赏的别开生面的理论,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语文教学中学习陌生化的语言,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并进而提高学生写作的创新能力。

一 语言陌生化及其价值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他认为,人的认知具有自动化的特征,动作一旦形成习惯便会带有机械性,事物经过多次感受,人们便开始用“识别”而非“感受”来接受它:事物摆在面前,我们知道它,却对它视而不见。语言也是如此,在长期使用和发展过程中日渐流失了诗性的色彩,词语就像被岁月磨光的硬币,失去了原有的灵异光彩而成为干瘪的概念空壳^[1]。要打破这种自动化,就应该运用陌生化的手法,“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2]。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陌生化是一种修辞,但又不同于比喻、拟人、夸张、排比等普通的手法,常常通过对词语变形、拉伸、压缩、扭曲、颠倒的处理,制造出不合通常逻辑的搭配及不合常规语法的句子,使人耳目一新。

虽然陌生化作为一种系统完整的理论是在 20 世纪初的俄国提出的,但是陌生化的语言实践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它是文学创作和演变的动力。“与普通语言相比,文学语言不仅‘制造’陌生感,而且它本身就应该陌生的。”^[3]中国文坛中不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句子: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

写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昨日之日”和“今日之日”并不符合语法规范,却拼出了无数个不可挽留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道出了作者纷乱的思绪和郁闷的心情。杜甫在《望岳》中写泰山“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阴阳”与“割”的前无古人的奇妙搭配突出了五岳之尊的巍峨挺拔、雄奇壮丽……可以说,汉语形态变化的缺乏使得汉语语法具有极大的弹性,没有任何语言能比汉语更适合进行陌生化的处理。进入白话文时代,汉语的形式更加丰富,作家对语言陌生化的追求更为强烈。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经这样谈论文学创作:“作为一个作家,如果要使自己的创作保持着一种生命力的话,要在语言方面尽量少地重复自己。”^[4]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惊喜地发现,“他瘸着两只手走路”(《透明的红萝卜》)、“子弹鱼贯着穿过树冠”(《红高粱》)这种新鲜的、非同一般的语句。

近年来,陌生化理论已被语文教学界运用,但研究者大多从激发学生兴趣的角度出发,指出教师应“通过对那些看起来‘一读就懂’的课文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读,在新的视角、新的层面上发现超越于学生浅层理解的新问题、新思考,并将这些问题与思考引入课堂教学之中,通过科学合理的问题情境的创设,促使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5]。这种教学情境的陌生化固然能够活跃课堂气氛、发展学生思维,但它的着眼点不在语言文字,无法全面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语文课程应关注教材中作品语言的陌

收稿日期:2012-11-25

作者简介:臧胜楠(1987—),女,山东日照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生化,其价值主要有两点:(一)透过陌生化的语言,学生能够换一个角度理解作品,深入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思想感情,阅读能力得到增强。(二)通过对陌生化语言的积累、运用和模仿,学生能够创作出个性化的句子,写作水平得到提高。

二 语文教材中语言陌生化的分类呈现

我国的语文教材是“文选型”教材,是众多优秀作品的集锦。既然语言陌生化是文学创作的追求,那么它应该成为语文教材选编的一个视角。语文教材中确实也呈现出一定数量的陌生化语句,笔者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现代文为研究对象,将语言陌生化的句子分为两大类——词法的陌生化和句法的陌生化,并举例说明。

(一)词法的陌生化

词法的陌生化手段主要表现为词语的超常搭配,词与词的组合突破了固定模式,如:

(1)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戒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2)这种省略,只能进一步强化似乎满世界都注满了孤独。(曹文轩《孤独之旅》)

(3)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史铁生《我与地坛》)

(4)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郁达夫《故都的秋》)

(5)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蒙田《热爱生命》)

(6)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鲁迅《药》)

词法的陌生化还表现在词语的创建上,如:

(7)见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人喃喃说着话,小小心子还依然跳跃不已。(沈从文《边城》)

(8)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鲁迅《祝福》)

(9)“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鲁迅《阿Q正传》)

另外,有些词语在使用过程中词性发生了转换,如:

(10)一匹红、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沈从文《边城》)

(11)而磨难他的,正是这些由他和父亲精细照料而长得如此肥硕的鸭子。(曹文轩《孤独之旅》)

(二)句法的陌生化

首先,句法的陌生化表现在句法成分的顺序发

生了改变,如:

(12)古园在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史铁生《我与地坛》)

(13)好一个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的安塞腰鼓!(刘成章《安塞腰鼓》)

(14)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

(15)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李乐薇《我的空中楼阁》)

(16)对着荷花淀吆喝:“出来吧,你们!”(孙犁《荷花淀》)

(17)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郁达夫《故都的秋》)

其次,表现在句法成分的参与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主谓宾的固定组合,而是省略了某些成分,如:

(18)凄风。苦雨。天昏。地暗。(聂华苓《亲爱的爸爸妈妈》)

(19)愈捶愈烈!形体成了沉重而又纷飞的思绪!愈捶愈烈!思绪中不存任何隐秘!愈捶愈烈!痛苦和欢乐,生活和梦幻,摆脱和追求,都在舞姿和鼓点中,交织!旋转!凝聚!升华!(刘成章《安塞腰鼓》)

(20)再大些,我就喜欢站在那条青石门槛上往台阶上跳。先是跳一级台阶,蹦、蹦、蹦!后来,我就跳二级台阶,蹦、蹦!再后来,我跳三级台阶,蹦!又觉得从上往下跳没意思,便调了个头,从下往上跳,啪、啪、啪!后来,又跳二级,啪、啪!再后来,又跳三级,啪!(李森祥《台阶》)

或者表现为重叠了某些成分,如:

(21)连那最末次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2)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鲁迅《祝福》)

可以看出,虽然许多选文中含有陌生化的语言,但是相对于语文教材的容量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且作品年代多已久远。实际上,当代有许多作家长于运用陌生化语言,如先锋派的马原、洪峰、余华等,但是他们的作品却很少出现在各个版本的语文教材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对教材的要求是“选文要文质兼美,具有典范性,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多种类别配置适当,难易适中,适合学生学习。”关于“文质”的论述最早来源于《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文”指的是外在表现,“质”指的是道德品质。关于“质美”,大纲中多处都有论述,如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等。关于“文美”,大纲强调的只是“规范”,并无其他论述。一般来说,人们接受的往往是朱自清、冰心等人所创作的言规范化的散文,而对“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类陌生化的语句并不认同,甚至感到莫名其妙。殊不知规范是一种美,陌生也是一种美,陌生化是文学语言有别于普通语言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在选文中多加入一些新鲜的、非同一般的语句,不仅完全符合“文质兼美”的要求,而且也丰富了选文的风格。

三 语言陌生化与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分为语言、言语和作品三个层次。语言层次指学生在实践基础上普遍积累的语言经验;言语层次指学生对文本思想信息的体验;作品层次的语文教学内容,则是指“在语言认知和言语体验的基础上,反思文本‘为什么这么写’”^[6]。语文教学应以语言的积累和鉴赏为出发点,以语言的运用和创新为出发点,实现“由阅读到写作”的转变。在语言陌生化的教学上,教师首先应引领学生发现这些不合常理的语句,用替换、还原、增加、减少等多种方法将陌生化的语句还原成普通的句子,变陌生为熟悉。其次,通过句子之间的对比引领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内涵,探究作者是如何把熟悉变为陌生,从而提高读写能力。

句子之间的对比可使用替换的方法,用新的词语代替原文中陌生化的词语。以《纪念刘和珍君》为例。本文选自《华盖集续篇》,是鲁迅为了悼念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学生领袖之一——刘和珍所写的。本文抒发了作者对爱国青年的敬爱、对反动势力的痛恨和激励人们“更奋然而前行”的决心。通常,教师对语言讲解的重点放在经典的语句上,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经典的语句可供学生揣摩学习,陌生化的语言同样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文意。如例(1):“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孺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解释中,“伟绩”指“伟大的功绩”,“武功”指“军事方面”的功绩。“屠戮妇孺”和“惩创学生”本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却用歌功颂德的词语“伟绩”和“武功”来搭配,这无疑是一种陌生化的手段。我们可以用替换法,将句子改成“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孺的罪恶,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暴行”,则文章只剩下愤

怒的声讨而少了辛辣的讽刺。

沈从文在中篇小说《边城》中,通过翠翠的爱情悲剧,展示了湘西清新幽雅的自然风景和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该文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被誉为“一颗千年不磨的珍珠”^[7],于2002年被节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是一篇自读课文。文中有这样一段: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的白塔下想象自己离家出走后的情景,竟然被自己吓怕了,仿佛事情真正发生了一样,即使“见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人喃喃说着话,小小心子还依然跳跃不已”。“小小”通常用来描述很小的事物,“心子”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某些物体中心的部分”,例(7)中的“小小心子”一词在其他文章中并未出现,属于陌生化的词语。若用替换法,把“小小心子”换成“小小的心”或者“心”,或许在字面上更容易理解,但却无法表达出翠翠的天真烂漫和作者对她的亲昵之情。

句子间的对比也可以使用还原法,还原陌生化的词性。课文《孤独之旅》节选自曹文轩的小说《草房子》,讲述的是少年杜小康因家道中落而失学,不得不随父放鸭。离开学校,离开村庄,远离人群,这种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的孤独压迫着他,促使他成长,并终于变得坚强。例(11)中写道,杜小康在芦荡中接受磨难,“而磨难他的,正是这些由他和父亲精细照料而长得如此肥硕的鸭子”。“磨难”本是名词,指“在困苦的境遇中遭受的折磨”,此处被用作动词。试将“磨难”的词性还原,将句子改为“使他经受磨难的,正是这些由他和父亲精细照料而长得如此肥硕的鸭子”,可知原句突出了磨难的生动性。磨难正如一只有力的大手,操控着主人公的生活,给他带来困难和委屈。

句子的顺序也可以被还原。以《爸爸的花儿落了》为例,该文是台湾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的最后一章,以儿童英子的视角叙述了父亲的离去,并插叙了几段或长或短的回忆,使读者动容。例(14)写英子参加完毕业典礼后对自己说:“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句法成分的排序打破了正常的规则。试将其还原为“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快回家去!快回家去!”相比之下,陌生化的顺序更能体现出英子想要“快回家去”的急切心情。

对于句法成分省略或重叠的情况,可以在原本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句法成分。句法成分的增加以聂华苓的《亲爱的爸爸妈妈》为例,本文记述了作者在克拉库耶伐次参加悼念活动时的所闻所见,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感性与理性的融合。例(18)是文章

的开头,用四个名词性词组描绘了悼念当日的天气:“凄风。苦雨。天昏。地暗。”这种意象化的表达方式似出自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句法上却更别出心裁,四个词组分别成句。通常老师都会解释这四个词的作用在于渲染悲凉的气氛,学生们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可引导学生扩展句子,使四个词变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如:“这一天刮着寒冷的风,雨下个不停,天色非常暗淡,大地异常昏黑”,再与原句进行对比,则这四个词的重要作用不言自明。

鲁迅的作品中常出现句法成分的重叠。如《孔乙己》中说道“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约”和“的确”的意义相冲突,本不应该同时出现。再如《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还有”通常表示另外的事物,两棵枣树分开来写看似多余。例(21)中,鲁迅回忆起儿时的乐园百草园,“连那最末次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似乎”表示不太肯定,“确凿”表示非常肯定,这也是一种重叠,使句子变得模糊不清。可以减少句法成分,将原句改成“其中确凿只有一些野草”或“其中似乎只有一些野草”,句子的文理变得清晰,意思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前一句说明不了作者离开百草园多年,后一句显示不出作者对百草园的深刻印象。

语文课程标准规定本学科是一门培养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关注语言陌生化的教学实际上是回归了语文教学的本质。需要注意的是,学段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同,语言陌生化的教学方法和目的亦有不同。在教学方法方面,小

学、初中学段正是积累语言、培养语感、发展思维的时期,面对教材中出现的陌生化语言,学生很可能将其误解为逻辑或语法的错误,需要教师细致讲解和对比分析。高中学段的学生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对文中出现的陌生化的语言有自己的感受,教师只需稍作提示,学生便能自己进行对比分析。在教学目的方面,小学、初中学生以阅读为主,高中生则可以在理解、欣赏的基础上,尝试创作陌生化的语句,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另外,语言造诣深厚的作家都是在扎实、规范的语言功底基础之上进行陌生化尝试的,在写作中规范是正格,陌生是高格,而不规范则是不合格。教师在教学中应正确发挥引领作用,以免学生一味猎奇,行之无度,把“陌生”变成了“另类”。

参考文献:

- [1] 马大康.语言陌生化与生存新维度[J].文艺理论研究,2005(2):76-85.
- [2] 马国新.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85.
- [3] 范欣欣.“陌生化”理论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2):134-136.
- [4] 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J].名作欣赏,2011(4):99-109.
- [5] 刘祥.陌生化,一个永恒的学习动力——陌生化理论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J].语文建设,2012(5):23-26.
- [6] 叶延武,郑文华.论语文教学内容的三个层次[J].课程·教材·教法,2012(6):43-48.
- [7] 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03.

【责任编辑 王 涛】